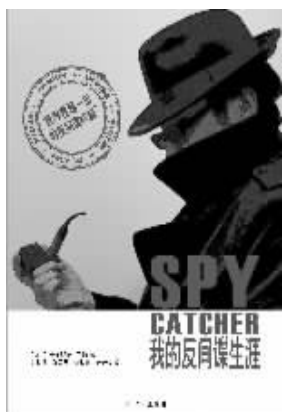


用美色诱人上钩的蓝衣少女

10



奥莱斯特·平托 著
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奥莱斯特·平托上校,在三十多年的反间谍生涯中,抓获各类间谍无数,被称为“纳粹间谍的克星”。书中回忆了作者亲自处理的间谍案件:可怜的美女间谍、狡诈的双面间谍、可耻的卖国贼、骄傲的爱国者、勇敢的地下反抗者。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,平托从不同角度向人们揭示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——间谍战,这场战争的紧张激烈完全不亚于炮火纷飞的真实战场。

上期回顾

爱上德国教官的路易丝其实是三面间谍,但是她的浪漫情史,使她不幸的人生变得更加不幸。

谍战纪实

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位备受尊敬的法国第二厅特工人员的身上,这个秘密我一直保守了二十五年,现在可以讲出来了。

一战后,我到巴黎去办一个特别的案子。法国第二厅把它最优秀的特工人员之一——亨利·杜蓬特派到我那组。

我们俩很熟,战争期间曾多次共事。事情办完后,我们在巴黎最好的餐馆大吃一顿庆祝胜利。

作为老朋友,我们一起回忆共同办过的案子,谈一些差不多已经淡忘的往事。

我开玩笑地问:“老朋友,你从来没有碰到过为难的事情吗?从来没有办过棘手的案子吗?”亨利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,“有件不大光彩的事,有时夜里我还常常想起。也许我永远不该对任何人讲起这件事,但是吐露一个秘密,就像和人分担一个重负。”

下面就是亨利·杜蓬特讲的故事。

“我被第二厅派到X地工作,一年内也没有休假。但是,第二年,我开始感到了疲劳过度的后果:常常焦躁不安,工作中不时出现一些小漏洞。一天,司令官命令我去休假。我决定到离营地二十五公里的L地去,这是个安静的小镇。”

“我在当地唯一一家旅馆里租了个房间,旅馆整齐干净。我来到餐厅喝酒,我本能地扫了一下在座的人。大家三三两两地闲聊着,一片平静。但是,当我看到邻桌的一位姑娘时,立刻就被吸引了。这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穿一件蓝色的上衣,独自坐在那儿望着桌上的盘子。第六感觉告诉我,她也在注意我。”

“我慢慢喝酒,不时朝她望望。有一回,我们两人目光相遇了,我举起酒杯向她致意。她羞红了脸。我邀

请姑娘喝酒,她点头同意了。她叫玛丽,是巴黎一家商行的女秘书。她一个人来这儿度假,当天上午才到的。

“我告诉她,我在哈瓦斯通讯社工作。说自己讨厌巴黎疯狂的气氛,来乡下休息。我问她下午有什么安排,玛丽说,她想租条船,又担心划不好。我说不如一起吧,玛丽大大方方地接受了。我们租了一条船,悠闲地欣赏着两岸的风景。在船上,我亲吻了玛丽,身体的接触和亲吻让我们陶醉。晚上,吃过晚饭后,我带着玛丽到了我的房间。”

“在房间里,玛丽搂着我的脖子,用德语说了一句‘我爱你!’听到这句话,我感到血液一下子凝固了,这个令人倾倒的美人儿说自己在巴黎工作,在极度兴奋时竟讲德语!”

“我松开她,对她说自己去买包烟。她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“很遗憾,玛丽,请你不要问我,我出去买烟,半小时后准时回来。如果我回来时你还在旅馆,我只好逮捕你。”“逮捕我?亲爱的,你在开什么玩笑?”“不是玩笑,玛丽。我在第二厅工作。这一回,我不履行我的职责,但是我第二次再碰到你,就不能再这样做了。”

“我关上门,头也不回地出去了。玛丽是个德国间谍,这不容怀疑。但她也许和我一样,只是在休假,没什么预谋。说实话,我多么希望自己的推断是错误的啊!但我半小时后回到旅馆时,却发现房间空荡荡的。这等于她自己承认了是德国间谍。但事情还没完,后来的情形更可怕了。”

亨利又接着讲下去。“我在L地又停了一两天,但已没有心思度假了。河边、旅馆,到处都能看到穿着蓝色上衣的玛丽的影子。别的房客使我厌烦。我长时间外

出散步,一吃完晚饭就躺下,因为无事可做,心中老是想到玛丽,她怎么样了?现在在哪儿?我无法入睡。我惆怅、烦闷,于是提前返回营地。同事们对我突然归来大为吃惊,但大家都很高兴。他们和我开玩笑,有时这些玩笑刺痛我的心。我埋头工作,尽力忘掉悲伤。

“两天之后,我正在工作,听到外面有嘈杂声。一个下级军官匆匆走进来,气喘吁吁地向我报告:‘请原谅,中尉先生。我的两名士兵在村子里抓到一个女特务,她现在在这儿。她企图从一位军官那儿窃取情报,结果被抓住了。她在这儿,你要审问她吗?’”

“我拿起军帽,系上武装带,跟着他走出去。这种事每天都发生。但一出门,我像当胸挨了一颗子弹,呆住了。站在我面前的竟是玛丽!两名士兵扭着她纤细的手腕,她态度傲慢,咄咄逼人。可是当她认出我时,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。我紧张地望着她,心好像要跳出来。”

“怎么回事?”我问。“一个士兵报告道:‘中尉,我和杜波依斯在红兔旅馆站岗,这婆娘和一名骑兵军官住在一个单人房间里。那位军官已有所察觉,就假装喝醉了。她问他的营驻在什么地方,属于哪个师。军官证实了自己的怀疑,就故意把她留下,让一个朋友来找我们。我们逮捕了她,搜了她的皮包,发现里面有这个小本子,就把她带到营地来了。’”

“他把皮面的小本子递给我。我迅速翻了一下,心狂跳不已。本子的好几页上记有部队的番号和一些军官的名字,以及一张当地的地图。图上使用的是德国地图上常用的箭头和符号,标有各司令部的名称。更为严重的是在最后一页上,有和柏林联系的地址。”

林岚的父亲在病危前交出了阁楼钥匙

7



韩殇 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冯瑶跟着丈夫去探望未曾谋面的婆婆,在婆婆家的深宅大院里,她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宅子的阁楼里有一件美艳绝伦的旗袍,冯瑶偷偷试穿旗袍,被婆婆发现后,婆婆朝她发了一通莫名的怒火。随后,冯瑶受到突如其来的刺激,心智失常,竟然杀了婆婆……二十年后,相似的婆婆又在同一间宅子里上演……

上期回顾

张警官告诉王皓和林岚,陈洁的尸体不见了,看守停尸房的老陈也被发现躺在地上,嘴里念着:旗袍、人头、红牡丹、女人。一天晚上,王皓在夜里醒来,发现眼前出现一个滴血的人头,林岚进屋后告诉他这只是一个道具,是写小说用的。

惊悚悬疑

林岚的父亲病情复发,又住进了医院,现在仍昏迷不醒。林岚、王皓、林珂和刘涛四个人围着一张病床,看着仍有呼吸却一直没有清醒的林峰。后来刘涛说是公司里出了点事提早离开了,王皓、林岚和林珂三人则在医院整整守了一夜。护士给林峰换了一瓶点滴,看情形他这次犯病比之前的哪一次都要严重。林岚和林珂一人抓着一只手,坐在病床床沿无助地看着。

那天中午,林峰倒是睁开了眼,也能动也能说话,就是喘气有些困难。他看了一眼王皓,露出一个久违的笑。然后又指着他说:“从第一次见你那儿开始就觉得你小子看着挺顺眼的,还真别说,有时候不得不相信缘分这个东西。你和林岚都在一起这么久了,怎么都不来看看我?怕我吃了你不成?!”

看到林峰还能笑着开玩笑,大家的心也算是放宽了许多。“林岚啊,你也不该那么任性,哪有人拿自己的婚姻大事和写作混在一起的。你妹也跟我说了,倘若你的小说迟迟不写完,岂不是要人家王皓白白地等下去。况且你也知道我的病,趁着还能活动,我还想喝你们的喜酒呢。”“爸,你别说这些丧气的话。医生也说按时吃药慢慢会调理好的。至于我和王皓的婚事,一个月后就能办。”林岚抚着林峰粗糙却壮实的手说道。

“怎么还要等一个月?”林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他又四下看了看,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“我的公文包呢?”“在枕头下面垫着呢。”林岚小心翼翼地将他扶起,抽出放在枕头下面的黑色公文包。林峰从里面取出一把钥匙,犹豫着要不要递给林岚,二十二年前的那场骇人听闻的惨案依然历历在目,“这是祖宅阁楼的钥匙。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要打开

阁楼……”

林峰的话还未说完,已经吐出了一口血痰。像是要告诉林岚什么,犹豫再三还是停住了,之后人就迷迷糊糊地嘟囔起一连串奇奇怪怪的字句。林岚隐隐听到“气泡”“风谣”,只是没有人能完全明白他想表达什么意思。她有种不祥的预感,父亲把阁楼的钥匙交给她,是怕他自己一倒不起吗?这是在交代后事吗?透明的液体在她的眼里打转。

“你们都先回去休息吧。我想再躺会儿。闭眼,就不用再看见她了,就不用受折磨了。”他口中的“她”是谁?“不用再受折磨”是指不用受到病痛折磨,还是“她”的折磨?!王皓的脑子里闪过一道白光,他之前说的不是“气泡”,而应该是“旗袍”!那么“风谣”呢?那是什么东西?人吗?一大堆的疑惑潜藏在心里,无人能解答。既然林峰说了要他们回去,他们也只好各自离开了病房。

结婚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,也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。王皓认定了林岚,而林岚同样把他看成是自己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王皓和林岚的婚礼省去了繁杂的仪式,他们都追求简单,不想搞那么多奢侈的门面。即便如此,也已经是非常隆重的一场婚宴。

林峰自从那次将阁楼钥匙交给林岚之后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,虽然还有一息尚存,但和死人无异。他根本没有知觉,医生也认定他没有再醒来的可能。他就那么安静地躺在病床上。对于林岚的婚礼,他的祝福也许早在清醒的时候就已经送上了。他从来都没有因为王皓的出身而反对林岚跟他在一起,他是个开明的人,因而林岚也才会那么尊重和崇敬自己的父亲。

至于林岚的母亲,她从未见过,听父亲说很早以前母亲就已经过

世。王皓是个孤儿,因此他们的婚礼上没有一个家长参与。若说有的话,那么张警官倒算是唯一一个长辈。本就视林岚为亲生女儿的张警官,怎么也会在百忙之中抽出空来参加她的婚礼。他还是一副笑脸挂着,看上去不像其他警察那么严肃。给人一种温暖的亲切感。

婚宴从晚上七点一直持续到十点,席间最惹人注目的当是林岚身上那件轻薄的白色旗袍,对,旗袍,那么多靓丽的婚纱她不要,独独挑了这件白色的旗袍,上面绣着的花纹极其精细,每一针每一线都格外隽巧。王皓起先一直反对她穿旗袍,但婚礼就这么一次,她喜欢,那就尊重她。

“这旗袍……”一个人皱着眉头,想要说什么却又被旁边的人给捂住了嘴。旗袍怎么了?王皓自己也有种不祥的预感,他想起了穿着红色旗袍的女人。今天是大喜的日子,怎么会想这些不吉利的事情!

新郎和新娘敬过酒之后,宴席也接近了尾声,宾客们尽皆散去。王皓和张警官倒是坐着又聊了一会儿,他们是第一次没有聊到案子,没有聊到陈洁,话题的重点都围绕在林岚身上。“林岚这丫头长得跟她母亲一样水灵!”“林岚的母亲?”王皓想从张警官口中得到更多关于林岚母亲的信息,他却故意转移了话题:“啊?什么?我刚刚说到林岚的母亲了?你听错了,看来你也喝多了。往后,你可得好好照顾林岚。她从小到大什么事都喜欢往心里放,不像林珂那样直来直去的,所以你要细心些,男人什么都可以不在乎,但对妻子对家庭一定要在意。”

王皓看着他步子有些晃,有几分可爱。“张警官,要不要我和林岚送你回去?”“不必了,我又没喝醉。对了,以后别再叫我张警官,你和林

“我鼓起勇气,抬头看着她,尽力控制自己的声音,说:‘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?’玛丽淡淡一笑,耸耸肩说:‘这是战争!’”

“但是她的勇气终于消失了。她挣脱扭住她的士兵,扑到我的跟前,抱住我的腿,吻着我那沾满泥浆的靴子。那时营地到处是泥泞。她跪在地上,绝望地喊着:‘发发慈悲吧!发发慈悲吧!’”

“卫兵走上前想把她拉起来。我看了一眼那满头白发。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”

“看在上帝面上,饶了我吧!发发慈悲吧!”她哽咽着说,“我求求你,我还年轻,我不能死啊!”

“即使在极度痛苦的时候,玛丽也没有忘记用德语和我讲话,她不想让扭住她的士兵听懂。我呆呆地站在那儿,心里想,我不能再次逃避自己的职责了。‘把她带走,先关起来。’我对士兵说,‘明天她将受审。’”

“审讯时间并不长,但命运又给我出了难题。我不得不主持这次审判,我心碎地听着第二天凌晨枪毙玛丽的判决。”

“按照习惯,我问她在临刑前还有什么要求,她已经冷静下来,毫不惊慌地对我凄然一笑说:‘我想要一包××牌香烟……’她说的那种香烟正是我平时爱抽的烟。‘这些香烟使我想起幸福的一天。一天的时间太短了!我的朋友曾给了我第二次机会,可惜现在不能再给我第二次机会了。’”

“玛丽在第二天凌晨被处决,至死都昂首挺胸,毫不胆怯。即使是现在,有时我好像还会突然看到穿着蓝色上衣的玛丽。她的影子苦苦折磨着我。”

我长久地望着他。“是啊,毫无办法。你讲得太凄惨了。但是,这是战争啊!”

岚一样,叫我张叔叔。记住,别再叫错了。”他向王皓摆了摆手,拦了一辆计程车朝着一个王皓所不知道的方向驶去,慢慢消失在夜色里。

罗兰公寓9幢。“我还是第一次到你的房子里来。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,你怎么一次都没有邀请我来过?”林岚跟着王皓回了他的房子,他们结婚,新房自然要在男方家里,林岚看着房间里整齐的摆设,心里顿时生起一股温馨之感。老宅子里漫溢的是诡异阴森的气息,而这里却到处都是暖意。

“你也知道,我一个人住着,家里肯定乱糟糟的,所以不好意思叫你过来。而且你也忙于写书,哪有时间到我这儿来走动。”王皓笑了笑,“不过,我觉得你还是搬过来住吧,老宅子那儿……”他咽下了后半句话,从抽屉里拿出一串钥匙递给林岚,“这是家里的钥匙。”

林岚将钥匙收好,又到处转了转,对王皓的房子有了大致的了解。她对那张棕黄色的沙发很感兴趣,尤其是上面那些毛绒绒的抱枕。“男人家里也要抱枕的吗?”“是和沙发配套的……”王皓没有告诉她那是陈洁在的时候买的,而且是陈洁亲自挑选的。他是怕她多想。

“你的眼光还不错嘛,这款我蛮喜欢的。”“是吗,喜欢就好。”王皓淡淡地一笑。他们缠绵的身体就像两条缠绕在一起的蛇,不停地扭动着。他的手在她柔滑白皙的肌肤上游走,那种亲昵的触感让她更加兴奋,连呼吸都充满着强烈的欲望。

“白旗袍,红旗袍,滴血割肉染旗袍。”王皓突然睁开眼睛,这首歌刺痛了他的听觉神经疼。床底下?这尖细的颤音是从床板下面传来的,还是自己发出来的?!左边的床位,空的!林岚呢?她应该睡在自己边上的。她又去哪儿了?